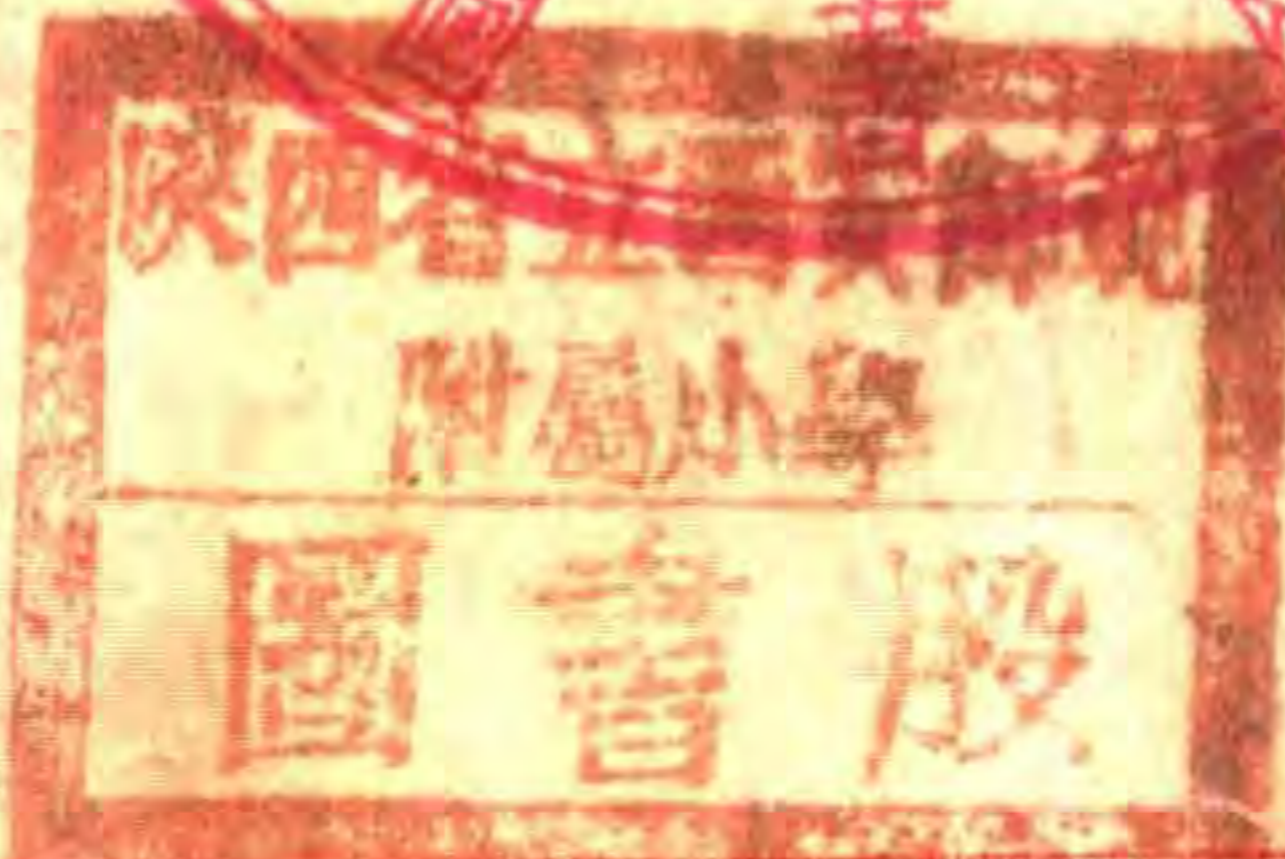


敵兵陣中日記

夏衍 · 田漢

27



別
數
數



敵兵陣中日記

譯 漢 田・衍 夏

版初月三年七十二國民

版出社版出騷離州廣

民國十七年三月印刷
民國十七年三月發行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北京 天津 張家口 邢台 保定
濟南 青島 太原 開封 西安 蘭州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徐州 杭州 南寧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梧州 雲南
貴陽 奉天 吉林 長春 新加坡

兒童課餘服務
叢書 第三種 可愛的小圖書館 (全一冊)

△ 定價銀四角五分



(外埠另加郵匯費)

編者

張九青
周翥如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目 錄

東戰場敵兵手記

敵兵陣中日記

附 錄

士無鬪志的日本

夏衍譯

東戰場敵兵手記

夏衍

以下譯出的，是東戰場敵軍「上海派遣軍松尾部隊村上隊兵士」松永宇八的日記和書信。松永是九州熊本縣人，一個兼營製造業的批發商人，這從一張夾在日記本中的名片就可以知道。

| | |
|--------------|---|
| 製 造 品 物 | |
| 實用新案特許 | 松 |
| 第一七四〇〇五號 | 橋 |
| 京都福知山煉炭所 | 燒 |
| 安全燃燒器裝置 | 各 |
| 屑繭整理用捌台 | 種 |
| 問 屋 | |
| 永 松 宇 八 | |
| 熊本縣松橋町御領區四三一 | |

他於八月二十九日從故鄉出發，九月十日抵上海，參加羅店方面作戰，日記自出發這一天起，至十月十五日（戰死的那一天吧）止，中間偶有空白，計四十五日；日記俘獲地點，在丹石橋蘇家村，俘獲這日記的，是我軍第十八軍××師部隊。

日記大部分是用鉛筆寫的，經過汗水泥濘污漬，有幾處已經不可辨認，除大意可以推想者外，均留空白，以存真實。

譯者，我軍退出南市之日。

八月二十九日 預期的日子終於到了。上午十時出發。那種歡送的情形，倒有點像中學時代歡送壘球選手。陰天，車箱裏面悶得可以，大家用一種好奇的眼睛望着我。

下午一時至熊本。(一行字跡不明)

三十日 身體檢查，十四貫五百。訓話。

三十一日 武器檢查。頒發「支那出征兵心得」(須知)。

九月一日 六時集合，至御比山演習，散兵教練。該死的皮鞋緊得要命，天又熱，腳後跟發腫了，幸喜下午下了雨。晚上，寫了兩封信。

二日 六時三十分到渡鹿練兵場演習。

渡邊(良)說，「上海方面苦戰」，那麼，我們也許是要派遣到上海了。上海的風物，是在畫片上看到過的，賭博鴉片和犯罪的都市嗎？

四日 演習又是演習，訓話又是訓話，反而把「出征」的緊張消失了。

路太壞了，腳上起了泡，我抱怨的時候，內下說：中國的路還要壞呢。那麼算是一種預行的演習吧。

六日 大風。奇妙地想起了家。

街上喊號外，說華北打了勝仗。

七日 集合。想不到會這樣突然。半夜間出發，誰也不知道。

寫信給家裏，和竹內。

八日 上午三時到佐世保海兵團，五時登特務艦「攝津」，出發了！三架飛機在頭上盤旋，送行和担任警戒。

天明的時候又下了一陣雨。船上燈火管制，完全黑暗，水聲和汽笛聲混在一起。船走得很快，有風浪，大約是前天大風的餘波吧，有不少傢伙暈了。

九日 祇見天和海。好好地躺着養一養元氣。

沒事的時候，就會有人講「猥談」，加上我們的目的地，又是上海！

十日 到了。初次聽到了實戰的砲聲。皇國海軍，艦艦（原文假名）百里，威壓了揚子江。飛機遠遠地像蜻蜓似的飛過來，有一點緊張，是友軍的，大家摸出手巾來揮手。

十一時上陸，不知道地名。（支那的地名有點難讀）。氣也透不過來，立刻行軍，午後一時抵錫家宅。第一線就在前面約三里的地方。

戰事相當的劇烈，據說這一方面的是支那中央軍的精銳。善通寺師團的一聯隊在這方面吃了虧。路上大彈穴很多，一顆大樹大約是在根部中了彈，連根地被拔起了。這威力很可觀。

下午三時，敵機三架來襲。××（原文）砲聲頻頻。

至寶山縣川沙鎮，又走了半點鐘，開掘散兵壕。

聽說飲水很缺乏，在戰場上，水筒是寶貝了。

十一日 昨天所到的地點是王家宅。

小屋都燒了，到了支那，不見一個支那人，這倒是奇事。十二時，由王家宅出發，向邱家宅進軍，露營，任十一師團司令部警備隊勤務。前線無異狀。

十二日（空白）

十三日 與大分聯隊交替，任周家村（假名）第一線警備。戰况猛烈，槍砲聲不斷，敵人特有的迫擊砲彈執拗地飛來。入夜，我海軍巨砲怒吼。在散兵壕中過夜。

十四日 下雨。任步哨。

看見了敵兵的屍體，有幾個還是十六七歲的小孩子呢。裝備很完全，也不帶雨傘。

日間祇有疏落的槍聲，到了晚上，敵人便猛烈地攻擊。這一晚有近百發的砲彈落在步哨線內，十一師團司令部構內落砲五枚，死傷八名。拂曉戰。敵人莽猛地發着喊聲襲來，反復四次，始將其擊退。我方損傷不少。

，水迫（人名）中了迫擊砲彈，鼻子以下到胸部，炸得不成模樣，有點淒慘。聽說有幾個未逃出的土民被工兵隊槍斃了，其中有一個三歲的孩子。

十五日 雨。後晴。

前幾天有點模模糊糊，現在才真的真感到處身最前線了，今天本隊死了四個，三個負傷。一點鐘之前還在講笑話，取笑別人的老婆，可是此刻已經像一個泥冬瓜一樣，像什麼貨物一般的被搬走了，說起來，不能不有點悲慘。但是，戰場上，是不該流眼淚的。

十六日 雨。

日間休息，夜間開掘戰壕，敵人在晚上開始逆襲，已經差不多變成日常功課了，十二時半，一顆迫擊砲彈在離開我十尺地方炸裂，有點茫然。

得到了慰問袋，三個人合得一個，香烟，加拉美爾糖，變了爭奪的中心，還有小學生們寫的信，寫「皇軍萬歲」，怪可愛的傢伙們！

今天台灣駐屯部隊上陸。

十七日 曇後雨。

晚上，將好不容易掘成的塹壕丟了，黑夜在泥濘中走，也不知道方向。黃浦江方面××砲打得像烟花筒一樣，倒是壯觀，敵機扭執地來襲，在砲聲中大·家·埋·着·頭·走·，踏·着·軟·軟·的·東·西·，耽·心·是·敵·人·或·者·什·麼·死·東·西·的·尸·體·，不·敢·仔·細·去·看·。

敵機終於飛到自己頭上來，很響，但是不投彈一忽兒就向西飛去了。

十八日 日間很沈靜，把這幾天來太虐待了的身體休息了一下。有人講故事，說加納部隊的吉川部隊，前幾天爲着向××方面增援分渡過一道小河，但是在豪雨和飛蝗一般的敵彈裏面，無論如何渡不過，吉川大尉爲了激勵士氣，親自站在前面，半個身體浸在河裏，指揮部隊渡河，吉川部隊長是以豪快出名的，爲着表示鎮定，嘴裏還含着一支香煙，那知正在這時候一粒彈飛來不偏

不•正•的•從•他•嘴•裏•穿•過•。

滑稽呢還是悲慘？戰場上的故事太多了。記下這一個吧。

晚上敵機大舉來襲，楊樹浦方面爆炸和××砲聲不絕，合着敵機的襲擊，敵步兵也照例的反擊過來。但是友軍的砲將它鎮壓了。（十餘字不明）說（P）今日是滿州事變紀念日，所以敵機特別多，十一時半，兩架很低地飛在我們頭上飛過，低得好像故意欺負我們這一小隊沒有××砲，放了幾排機關槍，上等兵木村犧牲了。

十九日 一早有人來說，昨天在楊樹浦打下了一架敵機，美國製的大型戰鬥機，飛機師死了。

下午一時，向石樓橋（片假名）出發，（師團司令部暫駐石樓橋）

今朝的激戰中，死八人，重傷三人。

二十日 晴。

可戀的陽光啊！

本日無勤務。寫信。想起了……。

聽說明天下總攻擊令。

午後，前進中看見了累累的支那兵的屍體，這幾天來，**寧·猛·地·向·我·們·襲·擊·的·敵·兵·，·竟·是·些·學·生·軍·(?)·，·這·話·真·不·知·從·何·說·起·了·，·有·的·在·溝·裡·，·已·經·爛·了·……**老百姓的屍體也不少。

田裡的稻都熟了，沒有人割。綻了的棉花，一點點的散在泥濘裡。

二十一日 雨。入夜晴。

從上午起，我軍飛機大舉爆擊，共在五十架以上。敵我炮擊猛烈。浦東方面有激戰。

二十二日 晴。

午前，班內外掃除，下午六時下士哨，衛兵（六分隊派七名）砲聲頻頻。

二十三日 小雨。

鎮日下土哨。

頒發防疫須知；戰線來了一個更大的敵人，那就是虎列拉，赤痢。××部隊一大隊被隔離了，原因是河水不清潔，身體要緊，身體要緊。

二十四日 屢屢小雨。休息。

二十五日 晴。

上午掘塹壕，下午休息。

軍郵（軍事郵便）來的時候，總是失望，兩個小傢伙們不知怎樣了！唔還有阿種！
二十六日 陰。

從積水窪裏望了一望自己的影子，覺得好笑起來，這是我嗎？這是我嗎？在一張影片裏看過的囚徒，到有點相像。實在，這也算不得希奇，不是大家都變了猴子了嗎？

前進二哩。

12X14 十八，十三，……（意義不明）

二十七日 晴。

一切道路，橋梁，都被退走的中國兵破壞了，破壞得很徹底，小屋都燒掉了，聽說「江南」是好地方，可是，我們見到的不是落漠得可怕嗎？

從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修築道路。小田和戰車隊的一些傢伙們吵鬧起來，想不到他有這樣大的火氣。戰車隊的這些，也太擺架子了。

二十八日 曇天。

虎列拉（？），中隊裏兩個病倒了。有點發慌。

依舊是修道路，——在敵彈集中射擊的裏面。死傷五名。

晚上緊緊地抱着阿種送的千人針。

滿鼻的石炭酸臭味。

十二日 曇天。小雨。

昨天從民家捕獲了一個支那的便衣隊，像個小商人，被猴子般的牽着，大家好奇地看，可是今天有人說，那傢伙拒絕回答，自己咬下舌頭自殺了。也是好漢啊！

下士哨。

三十日 曇天。

又是四個倒下了

十月一日 晴。

好容易晴了，但是雲走得很快，太陽一霎一霎地使人不舒服。九州這時候是一年裏面天氣最好的節季吧。

住羅店。第一砲兵陣地。

分隊六名戰死。

友軍尸體的山丘！救護們戴了口罩，像搬貨物似搬上汽車去。
沉默的凱旋，沉默的凱旋！

下午出外徵發，三個人一隊，什麼也沒有，民家的可吃東西，早已沒有了，捉迷藏似的三個漢子圍捉一只雞，引得大家笑了；池子裏有失掉了主人的家鴨，我們就狩獵了一番，所得的是一雞二鴨，野兔一匹。……和一些被雨水浸發了芽的玉蜀黍。

二日 晴。

分隊長說，上月二十九日，華北的皇軍佔領了保定。保定是宋哲元的根據地，值得慶賀。

敵機又來了。

下午師團司令部服役。

三日 曇天。

終夜的空陸激戰，戰爭快要到決勝點了，這是我們經歷的最激烈的戰鬥，支那兵是廣東兵，有相當的火器，要前進幾公尺，也很困難，地形又不方便；拂曉，意外的遭了友軍飛機的襲擊，兩架，不知爲着什麼，突然的在自己陣地上投彈和掃射起來。死了許多人，大家有點呆然，誰也不講話，大概是看錯了目標吧。

這一帶是敵人最重要的防線，有了長時期的準備。

防禦工事很堅固，下午二時，我們前面的部隊前進了，肉彈加肉彈，衝鋒加衝鋒，但是敵人還是死不後退。下午五時，集結在一個半燒了的小村落裏，戰車隊也趕到了，××部隊長訓話：「友軍××部隊，已經快攻下大場鎮了，我們非一舉佔領丹石橋不可！好好的幹，這是上海戰事的最後一戰了！」戰車隊先出動，步兵跟着，大家在暮色中揮了揮手。敵人知道我們前進，迫擊炮彈激雨一般的飛過來！還是衝不過去！一片喊殺的聲音，覺得悲壯，但

是，老實說，這已經不像活在世上了。

四日 小雨。

犧牲者續出。重傷者續續望後方輸送。

修理工事。

五日 雨。

左翼安達部隊有進展，佔陶家宅。

六日 陰雨。

衝過了兩條塹壕。雨，雨，實在像我和天氣打仗了，衣服濕透了，皮鞋裏面不知有了多少泥，吃的東西又沒有。

殘兵掃蕩。掩埋了四十幾個敵兵尸體。

佔領丹石橋。

在陶家宅，（羅店南方三公里，安達部隊佔領）有婦女屍體二百餘，——在羅

店•西•的•楊•家•村•，•捕•獲•了•兩•個•類•似•女•學•生•的•密•探•。
這•又•變•成•了•狠•談•的•材•料•了•。

七日 雨。

八日 雨。

輸•送•困•難•。•打•的•子•彈•和•吃•的•糧•食•，•多•減•少•了•，•爲•什•麼•有•這•樣•多•的•雨•啊•！
敵•機•討•厭•。

十日 雨。

和•重•藤•部•隊•會•合•，•打•仗•，•這•簡•直•不•是•人•做•的•事•。

在•泥•濘•中•走•，•在•泥•濘•中•住•，•……

和•同•伴•隔•開•了•，•倒•有•點•胆•寒•。

十一日 小雨。

九•日•晚•上•的•「•握•飯•」•「•飯•糰•」•之•外•，•什•麼•也•不•會•吃•過•，•戰•鬥•激•烈•的•時•候•，•不•覺•得•。

，休息的時候就難受了。昨晚上的事……這也不會忘記的，從屍臭撲鼻的敵兵屍體身上，搜出了一包炒米，已經發黃色了，……可是，這也度過了一晚的飢餓。想到虎列拉，有點戰慄。

三時至楊家村。接到了硬麵包的支給。

休息，五時出發，六時五十分至周家村。

十二日 陰晴

從周家村出發，十時乘小船到了家宅。這些小船都是敵人遺棄的，大約爲着防我們的空襲，所以上面都有了偽裝；在楊樹下穿過，假使不是打仗，這興趣一定很不錯吧。——可是，現在是地獄之前的一步呢！

明天要和大分聯隊在第一線交替，第一線與敵相距一百五十米。

傍晚收到了種子的信，啊啊！寫封回信吧。

十三日 雨。

向第一線前進，第三中隊死了許多人，負重傷的也不少。

十四日（空白）

十五日 由丹石橋出發，經中隊本部而至蘇家村前線。最近處離敵人祇五十米。順風的時候，敵兵嘵嘵咕咕的談話聲都可以聽見。

友軍的飛機來助戰，想起了上次的事，大家不敢抬起頭來。飛得很低，簡直是在頭上畫圈子，一架飛下去，火光，一刻之後敵陣裏傳來一下大的轟聲。

夜半敵兵射擊猛烈，企圖奪回丹石橋。

十六日

（日記至此爲止）

附信二封

（一）十月三日熊本市安巳橋町一八竹內種子寄。

拜啓，很快地又是深秋了。

前幾天在你很忙的時候還寫信給我，謝謝你。真值得懷念啊！離開之後，我想你一定很壯健地在努力軍務吧，我們這邊也都平安，請你安心。

過熊本的時候，什麼也不能招呼你，到現在還覺得抱歉。想起了你在戰場上爲國効力，不分晝夜地工作，真使我們坐在家裏的人惶愧。這幾天，內地在早晚也感到些寒意了，聽說上海很冷，是嗎？看了報上的照片，上海下雨下得很利害，那一定是很困苦吧。這裏自你走了已後，也老是下雨，這雨，又使我們想起你了。

但願戰爭早日完結，能夠看到你康健而愉快地回來。我天天在這兒禱告。萬事都辦得很妥貼的你，在戰場上也一定處理得有頭有緒的。天氣漸漸冷了，保重身體。祝你武運長久。

種子

(二)熊本縣宇土郡

不知火尋常高等小學校對田次枝(八歲)寄，(慰問狀)

在支的皇軍勇士！

今天先生對我們說，你們爲着國家，在和可惡的支那兵作戰，所以我們寫信給你，請你們快快將支那兵打平，凱旋回來。

身體當心，謝謝你們。

對田次枝(八歲)

九月二十日

敵兵陣中日記

田 漢

適與夏衍兄整理由前線得來的敵人的日記和信札，六逸兄爲國民週刊徵稿，因譯敵兵陣中日記一種以應。作者屬上海派遣軍重藤部隊佐藤支隊新川隊。俘獲日期爲十月十八日，作者文章簡勁，且有短歌數首，似爲智識份子，但在兩軍相接之時，仍不能不向神明作可憐的祈禱，可知敵軍精神武裝何等脆弱！我們當充分把握敵人這一弱點而充分發揮吾人之強點。在他二十一日參加馮宅攻擊時，作者是這樣寫着：

「攻擊馮宅，三中隊幾乎有全滅之憂！想來雖說是「支那」也有不可蔑視

的戰鬥力！」

這該是對於我們英勇的士兵同胞一點沒有虛假的讚詞。某些失敗主義者因爲最近我軍陣線的後退，不去理解其癥結之所在迅速改善之，反而懷疑我軍的作戰能力，主張向敵人妥協投降，其肉真不足食！

此次我們所得敵兵的文件甚多，擬加以細密的整理，以供我抗戰士兵及民衆參攷。有的書札寫的那麼纏綿悱惻，剛要寄出而其人已飲我彈火，成了異國之魂，有的日記上批明「我如戰死希望戰友們給我寄回故鄉，」我們雖不是他的戰友但也樂意替他執傳達之勞，等到我們獲得決定的勝利足以使敵人「反省」的時候。

十日

十月三十一日

正午入營，經各種檢查之後，入隊。

速成的老總們。這兒那兒充滿愉快的聲音。

十一日

午前五時半起牀

十二日

午前開始軍裝檢查及其他。

午後四時二十八分一路向征途出發，在驅逐艦「初雪」上有盛大的送別。

十三日

在艦上有點兒暈船。看見外國船。

十四日

到着。在揚子江上。

於距上海三里（十八華里）之地點。

什麼也沒有，什麼也看不見。

好像來演習似的。

帝國軍艦之多大大地使人氣壯。

十點鐘了還沒有登岸。肚子有點餓，友機三架飛向陸地。

遠遠看見火焰。

登岸，十一時四十五分。腳有點痛。

看見支那人的屍體。

斬得整齊整齊的。

明天我也可以砍幾個了。

午後二時起開始行動。

先到貴腰灣十一師團支隊本部。傷了點風，頭痛甚劇。頗感飲水的不便。

幕營。

十五日

整天在豫備隊（支隊本部附）過着。夜間任步哨，傷風難過得很。

水很不夠。想早點到前線去。

(十六至十九日缺，大約因為激戰中無暇執筆吧——譯者)

二十日

昨晚又是一整晚。

在激戰中天明，在激戰中天黑。

「支那」大國的平野。

今夜月明如晝。

十六日

尙未採取行動。

脾肉××××××××(原文不明)

最初的入浴，爽快之至！

十八日

昨晚起派充砲兵警衛兵，一夜未睡。

與熊雄見面會。精神甚好，惟顯露相當的疲勞。

白天的戰鬥友軍也有不小的損失。

二十日

進攻姚宅。

從昨晚起繼續戰鬥。

我軍也有相當損害。

二十一日

進攻馮宅三中队幾乎有全滅之虞。我想雖說是支那也有着不可輕視的戰鬥力！

二十二日

本日起休養。

僅僅三天的戰爭，却已完全喪失戰鬥力了。晚九時半支那軍有夜襲，殆同兒戲。

二十三日

從昨天起的休養精神恢復了許多。下痢頗苦。

入夜大隊改作本部援隊，後退六〇〇米達。但子彈依舊飛來。

夜抵××，配備整晚，槍砲聲音砰砰不斷。

二十四日

昨晚起的槍聲，至今晨未斷。

戰場清晨的某一時從塹壕中聽到小鳥的歌聲。

今天整天受着迫擊炮的洗禮。打得非常可怕。友軍的砲兵全然不振，真是失望之至！

好久沒有吃到點心，今日纔領到——孔倍特，巴斯克——整天練習掘戰壕。

二十五日

晨起向前方偵察道路。頗爲疲乏。

但毫無所得。

二十六日

休養。前方五六百米達之處正戰鬥着。

迫擊炮似乎沈默了。

在塹壕裡悠然地唱歌，安慰這不曉得明天的今天的生命。想寫信回故鄉也沒有寫，十四時起又開向前駐地丹石橋，和第七中隊換班。

廿七日

丹石橋守備。昨晚沒有什麼激烈槍聲，放哨時，受着蚊軍攻擊，真有不支之勢，這兒吃不消的白天蒼蠅，晚上是蚊子。

前方千五百米突之處似築有相當堅固的陣地。現在就得去偵察。

阿彌陀佛！

敬求神明，讓「皇軍」的威稜永遠光耀於世界吧。偵察至前方約三百米達之

處，看見了敵影，高粱酒香味濃郁。瓶如山積。

到前線來第一次用步槍射擊。不知可曾被我打死一人？
四圍敵屍累累，臭氣難聞。

二十八日

午後六時起進前方三百米達之地。專掘戰壕。敵人也相當頑強地抵抗着。

二十九日

掘掩護壕。第三聯隊方面不斷地戰鬥着。

中隊又有弟兄一名胸部負傷。

以突角狀態前進的我們中隊可以說是我軍的第一線了吧。

三十日

今日連迫擊砲的射擊也不會受到。祇有時飛來步槍子彈而已。

正掘壕時險些中彈死，而祇差五英寸。

十月一日

西岸院光譽淨心居士。

淨忻院西譽妙善大師。

南無阿彌陀佛！

本日爲進攻前方二百米突的五箇村邊之敵，編成白隊。（即決死隊）

午後六時三十分出發。前方敵陣似相當堅固。從今晚起得繼續攻擊三天啊，賭着性命。

二日

昨夜七時起開始行動。不發一砲佔領××宅。接着掘壕至十一時。相當奮勇。從早晨起受着敵猛烈的射擊離頭上不過一尺。中晚吃乾麵包。此後不知何日纔巴得着飯吃？

三日

塹壕之一夜安然過去。

二小隊一名戰死一名負傷。三小隊無一名負傷者。又在槍林彈雨中前進百米。身透一二米達之處受着迫擊砲彈洗禮。喊着菩薩。現在祇好求菩薩了。

四 日

昨夜來，以一二小隊掘通敵陣的壕溝。三小隊留守又受着迫擊炮的襲擊。

從二日起至今日死者四名，對於死屍施殘忍之加害，殊使人憎惡。

明日五支隊（全員）奉令總攻，當捨一命爲全軍盡其最善之努力。

今晨九時後由後方部隊送來白飯我們好像復活了似的。

敵迫擊砲依然在友軍××中隊的頭上吼着。

五 日

從早晨起，在戰壕中是比較靜寂的一日。定今日薄暮實行衝鋒。以決死隊十五名先行從傍邊衝入敵的自動火器，衝鋒當於飛機與砲兵集中射擊之後行之。

一，到處都是爛泥地啊！

三天兩晚沒有吃飯，

鍋盔上瀝瀝不斷的雨聲。

二，已經是沒有香烟了，

唯一的火柴也濕透了。

飢餓與夜寒交迫着的我們啊！

三，嘶鳴聲也聽不見了，

永別了戰馬，

把鬃毛做個紀念吧。

四，在馬蹄下亂開的秋草之花，

含着秋雨的濕潤，

又是蟲聲低訴的黃昏！

五，通信簡啣，達到吧，

充溢着淒然抬起的眼中的

是一行行的熱淚。

六，啊，在遙遠的東方的天空，

雨雲前面發着轟轟的聲音的，

是我友軍（日軍）的飛機。

日記寫到這裏止。

十月十八日之戰，作者與多數日軍共遭我軍殲滅，化爲江南戰場之露。這日記便是從他的遺骸上搜出來的。因爲封面破碎，日記也祇剩了散葉，有些字跡非常模糊。特別是後面的詩，經友人數輩之力纔能辨出。其人甚有詩才，惜不知其名字耳。

士無鬥志的日本

夏衍

十月二十五日深夜，我和壽昌從炮火連天的前線歸來，那天大場告急，所以××路上盪漾着一種異樣緊張的空氣，在疏星和敵機照明彈交輝的夜陰裡面，我們的車子緩緩地從我們英勇的戰士隊伍中間擦過，道左，我們短小精悍的南國健兒背着龐大沉重得和他們身體不很相稱的武器和行囊，跑步地望着火線挺進，他們啣枚疾走，淬厲無前，那種大無畏的精神，莊嚴的情景，使我不自禁地流了好多感激的眼淚，道右，大約是經過了長期的壘壕生活，而退下來休息的隊伍，他們雖則軍服上沾滿了泥濘，行列中間或夾雜着一兩個裹了傷的勇士，但是他們依

舊是英氣渙發，步調整齊，眉宇間絕沒有絲毫的張皇和倦意，當晚的情景，在我生活中留了一個不能磨滅的印象，我覺得這種沈默的真實，比百十篇宣言千萬遍演講更有實際的使人振奮的力量。我們的軍隊從最高的將帥，到萬萬千千的士兵，都一樣地燃燒着火一般的敵愾，他們熾烈而堅定的「戰意」，從每個人的沈默的行動裏面表示出來，抗戰以來，省籍不同，體系不同的千萬兵士在前線用血肉和強敵作戰，我們雖則有了全連全營全團乃至全師殉國的悲壯的史實，可是值得驕傲的是到今日爲止，我們還沒有一個單單一個！脫逃和降敵的兵士！敵人的兵員被俘的時候沒有一個不是叩首請降，而我們空軍閻海文烈士用他戰鬥到最後的一顆子彈自盡的那種烈烈的氣魄，就是敵人的將卒也不能不發出了欽佩和驚奇的感嘆！近衛文磨說要使我们屈膝，使我们喪失「戰意」，現在我們可以傲然地說：

「四萬萬五千萬人的戰意，在日本的侵畧行爲停止之前，是永也不會喪失的！」

回到上海之後，在百忙中整理了四五十種從戰線蒐集來的敵兵的信札和日記

這些材料大都是從敵人的屍體上搜來，有的染着血跡，有的被我的子彈穿過，這些慘淡的遺物使我黯然，使我悲憫，有幾次我終於不忍讀完那些悲楚的文件而不能不暫時地停止了我的工作。他們在信札日記上雖則也有「誓當一死報國」，「盡力奮鬥」的套語，但是「厭戰」「懼戰」的心情，却是百分之百的普遍，他們親友給他們的信中也常提到要「膺懲暴戾的支那」，但是在戰線兵士所寫的東西裏面，却完全找不出一毫的對中國的敵愾。有的，祇是目擊和身受着中國士兵的勇敢的攻擊，而感到的恐怖，下列的例子，隨處都可以讀到：

「九月二十一日，三中隊幾乎全滅，想起來，雖說是「支那」，却也有不可視蔑視的戰鬥的力量！」（部隊不明）

「十月二日，戰死者中隊長千田大尉等八人，負傷者准尉西原次雄等十七人，本日失敗主要原因，在將敵人的力量估計得太小。」（山室部隊小隊長山口少尉日記）

「午前十一時登陸，聽見「八百個中之一個」的球磨郡青年講，普通寺師的團登陸時二大隊八百人中，祇剩七人，爲之驚倒」。（重藤部隊，猪坂稔日記）

一九月二十二日，午前一時，將多數戰友的屍體埋在土窟裏面，繼續前進，中隊集合在土民家中，過了一夜，此夜敵機來襲二次。吹着喇叭衝鋒，想不到「支那」兵竟有這樣的勇敢！」（重藤部隊高橋部隊後藤熊次郎日記）

又如重藤部隊高橋部隊監物隊坂本稔的兩封寫成而不及寄出信裏：

「支那兵的狙擊，非常準確，不能隨便走路，此次支那兵所用武器，大概爲英美德等國出品，非常優秀，二三日間襲擊我陣地，洶湧而來，我等拚死防禦，始將其擊退。——致友人境武」

「我皇軍之苦戰，有非言語所可形容，今日之支那，已非昔日之「清國奴」可比！——致女友信子」

因爲對中國沒有敵愾，不懂得爲什麼要「出征」的原因，所以對於殘殺中國婦

孺的行爲，他們都表示了對殘忍的反對！

松尾部隊兵士谷本一致他母親的信上寫着：

「將逃贖的土民衆從屋中拖出來槍斃，使我想到了自己，覺得委實可憐，假使敵人到日本來，那時候我們如何？」

署名中島的一本日記上：

「在十月三日安達部隊佔領的陶家宅村落內（離羅店南約三公里）有婦女尸體二百五十具，據隊長說，這是支那軍爲着充分地安慰強拉來兵士而掠奪來的婦女，但是看情形……」他不寫下去，不，他不能寫下去了，可是，單單這樣，他們對於官長的欺騙不再相信，已經很顯然了。

因爲我們抗戰的勇敢，和他們死亡的慘重，給養的困難。在敵軍士兵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種畏怯的感情，上面引用過的坂本稔致他女友信子的信中：

「在急雨一般的砲彈中前進，真感到已經不是人世的事了，掩藏在恐怖心後

面，我常常耽溺於落寞的悲哀！」

後藤熊次郎日記中：

「說起來好像畏怯，可是（對於眼看着多數戰友變了尸骨回去）感慨無量，我以淚洗頰，不能自己，沒有飯吃，沒有水飲，在戰地的勞苦，在內地的人果真能知道嗎？」

再在山室部隊松尾部隊倉岡友市的扎記本中，有下面的一節：

「坐在家裏的哥哥寫信來，說『要勇敢，要不負皇國男兒的本懷，即使打壞一只手一條腿，也不希罕』，不希罕，將來他能養我嗎？』這種對於將來和現在於『牛活』的憂慮，更減少了他們作戰的勇氣，在一個署名吉永忠一的寫信給山室部隊的兵士吉橋廣貴，內中講到：『靜枝（當係吉橋的妻子）努力地照顧着買賣，和養育着孩子，你託我問的事情，關於孩子唸書的事，也曾講過，據說學校不致和使他退學，你可以安心，……』」

看這信就可以知道，從一個和平的家裏奪去生產者，贍養者，現在他們的家業無人管理，妻子無人扶養，連兒子的學業，也有被中止的危險，這樣有了後顧之憂的兵士，能使他有戰意嗎？

對於這一類的悲劇，我還可以舉出最慘痛的一個。松尾部隊村山隊的戰死了的兵士鶴岡力夫，身上懷着幾封故鄉妻子給他的信，從各方面考察，他們這一家非常貧困，他的妻子沒有受過什麼教育，所以連他丈夫名字的鶴字，也寫了一個奇怪的「鶴」字，可是他有五個孩子，和一個年老的母親，妻子給他的信上，雖則勉強安慰，但是那五個孩子給他的信，却使我代這個無辜地戰死了「敵人」淌了眼淚，這封信由他大女兒「富江」寫了兩頁，次子「勵」寫了頁半，三男「喜八郎」寫了一頁，最小的「豔子」和「美和子」聯名寫了頁半，前面的還有幾個漢字，到後面大概還是初上學的孩子，所以祇寫一些不很易認的假名，這五個共同一致的希望，就是請他們爸爸早日將「支那人」「殺光」，「打平」，早一點回來，那麼過新年的時

候可以快活地同在一起！鶴岡寫了一封回信，這信箋上的鉛筆字跡已經模糊，但還隱約地可以看出叫他妻子好好地照管孩子「生活總得想法子維持下去」，最後的一句，是「我很健壯，你可以安心，家裡門戶火燭當心」，却不料這封信不及寄出，他已經做了異域的鬼了！信紙的斑點，我不知道是汗，是血，是淚？誰使他們如此？使他們如此的是什麼？

近衛文磨要我們喪失「戰意」，可是我們的「戰意」強固如鐵，而你們自己的兵士，早已經沒有「戰意」了，在這種鐵一般的事實前面，一切的矯飾，宣傳，謊騙，都是沒有用的！

日本的士兵們！你們，和我們一樣的都是被壓迫者，你們受着欺騙和強制，你們沒有「戰意」，這是很應該的，可是，消極的沒有「戰意」，是不能解除你的鎖鏈的。你們要把「戰意」振作起來，向另一個方向，用你們階級覺醒的「戰意」，來「磨懲」你們「暴戾」的財閥和軍閥！